

我們正在研究，也可以說是本經，也可以說是淨土這一宗最主要的部分，就是「三輩往生」和「往生正因」。所以我們學佛，不只是一個學問上的研究，而是要真正的解決自己 and 一切眾生的問題，所以這是個大事。怎麼解決？它就有具體的行持，「三輩往生」、「往生正因」就是讓大家知道怎麼去做，這非常重要。

上次，「三輩往生」裡頭，我們把上輩的已經講了一些。第二十四品，佛就告訴阿難，「其上輩者，捨家棄欲，而作沙門（出家）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。這個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是三輩中每一輩都有的，所以是共同的必備的條件，因此是這個是咱們這部經的宗。我們已經屢次的討論，上次又很詳盡的討論。底下我們就往下講，「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國」。修諸功德就是願意修種種功德，六度萬行都在修，行持很廣大。而修這一切功德為什麼？就是為願生其國，願意把這個功德迴向能生到極樂世界。永明大師《萬善同歸集》，要廣修萬善，同歸極樂，就跟這兩句話是一個意思。《阿彌陀經》就講，也說明這個願的重要，「眾生聞者，應當發願」，眾生聽到這個法門，聽到有極樂世界、有阿彌陀佛，而且這個世界是沒有退轉，壽命無量，種種的增上，應當發願，「願生彼國」。又再說，「若有信者，應當發願，生彼國土」。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應當發願。

願就導行，有了願就有行動。這樣的行動，又發菩提心，又一向專念，又修種種功德，而發願迴向往生極樂，這一切都是因。這樣的眾生，果是什麼？「臨壽終時」，這個果就顯現了。所以這一點我們也特別要重視，不是有人說你們修淨土法門都是死後的事，

不是這樣子，有的就在今生就證得，很多很多。達不到這一步，也是在壽命未了的時候，臨欲壽終的時候，還是今生，不是中陰。黃教，宗喀巴大師是中陰成就，那是他死了以後中陰的事，這個是即身成就。我曾經問過貢噶上師，我們生極樂世界跟密宗的即身成就是不是一致？他反問我一句說：你問的是什麼世界？我說我問的是阿彌陀佛極樂世界。那一致的，即身成就。所以人人都把這個即身成就推到密宗那邊去了，這是個很大的錯誤，謬解，這都是即身成就。西藏中理論與實踐都考慮的第一位，就是先師貢噶呼圖克圖，這是他的話。

所以在臨壽終時，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」，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、彌勒等無量無邊的大菩薩，「現在其前」，這個其就是以前修種種功德的這個人，現在這個人的前面。所以這個就是淨土宗極殊勝的一點。在玄奘大師翻譯的《阿彌陀經》裡頭，這一段比鳩摩羅什翻譯得詳細，他也說到，「臨命終時，無量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菩薩眾俱」，不光是阿彌陀佛一個人，是證到聲聞、證到菩薩種種的弟子無量無邊。「前後圍繞，來住其前」，來到臨壽終的這個人的前面。這個時候佛就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」，佛以大慈悲為懷，就是要度眾生，佛就加佑。這就顯出什麼力量來了？顯出他力。所以有許多修行專靠自力，當然是好的，佛法沒有不好的，但是沒有能夠憑藉他力。打坐、靜坐就是這個例子，靜坐當然是好的，戒定慧，持戒、禪定、智慧，這個就是攝六度。但是你這個前五度沒有般若，都不能稱到彼岸，前五度如盲，跟瞎子一樣，到般若才有眼睛。你這個禪定一般是得福。有的人福報特別大，做國王如何如何，他往往前生是禪定的功德，清淨，這個清淨是福，然而他不能解脫。有的人參禪參得入魔的，這個入魔，所謂走火，先是走火，後來就入魔，這個多極了。所以這個事釋迦牟尼佛說，你們

真要想打坐，不靠他力沒有可能，種種魔擾。它這是自力門，所以很困難。淨土是定為他力門，果教派，仰仗他力，仰仗彌陀大願之力。

聖眾來迎接就慈悲為本，他就加佑這個臨終的人，「令心不亂」，讓這個人的心不亂。因為在臨終的時候是一個極難用功的時候，如風刀解體，風就是這個氣，練氣功的這個氣，練氣功的人斷氣是苦惱極了。有的人他就說，你們拿刀子來給我割斷，他的氣斷不下去。風刀解體，如生龜脫殼，如活剝殼，烏龜活剝那個殼一樣那麼難過，用功不了。只有這個法門，你能夠達到這個條件，第十八願，你至心信樂，願生其國，乃至十念都可以生。你只要符合這個條件，佛就來接引你。接引你做什麼？不是一個禮節問題，我來接一下你，而是加佑你，讓你去，這是個關鍵！他捨命之後就隨佛到了極樂世界。《悲華經》裡頭大眾圍繞，到那個時候佛入無翳三昧，以三昧的力量，就跟這個人說法，臨終的人聽到佛說法就大歡喜，就斷除一切苦惱，也得到寶寶三昧。以這個三昧力故，他心就能夠念，就得到無生法忍，命終之後必生我國。所以淨土法門不可思議。所以我常說，你修什麼都可以，你不求生淨土，你想今生要脫離六道是沒有可能性。當然你可以再來，再來就很難說了。今生的事情有時候你都忘得一塌糊塗，怎麼也想不起來，你說來生還記得今生的事情，你今生的事情都忘了。今生，以前念過的書大家還能記得多少？能背出多少？不要說小時候念的，就是前兩個月念的，你現在恐怕都忘了，還要等到來生。

「臨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，現在其前。經須臾間，即隨彼佛往生其國。」剛才我們所說的都是解釋這幾句經文，更引了一些其他的經典來做證明。所以這是「千經萬論共指」，不是一部經說的，千經萬論都給大家指示這條路；「十方諸佛同讚」，十方的

一切佛都同聲讚歎這樣一個微妙法門。所以這個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」是淨土宗的心髓，淨土宗的心，達摩說「汝得吾髓」，這就是淨土宗的髓。是由於佛力加被，行人才心不亂。不是要求你在現生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亂，做這個要求就要求太高了，往往人達不到，達不到就心灰，就放棄了，就去學別的法門，不知道別的法門更難，最後一事無成。你要知道，達到一心不亂，你就生的不只是凡聖同居土，事一心你就可以生方便有餘土，理一心你就生到實報莊嚴土、常寂光土，當然是好，但是不是那麼容易。所以不要因為達不到就灰心，只要往生極樂世界，生凡聖同居土。關鍵在於信願，蕩益大師講得最好！這一點，很多淨土宗的不認識這一點，所以念得也就是灰溜溜的，心灰意懶。

往生之後，就「七寶華中，自然化生」。在七寶所成的蓮花之中，這個七寶我們不要以為是故宮中的那種寶石什麼做成的那些盆景，那種東西我說老實話，你擺在我這我都嫌討厭，笨拙極了。這個不是那樣的，拿些什麼翡翠、珊瑚、金子做成一個盆景，是說它極莊嚴、極殊勝、極乾淨，極就拿世間的寶來做譬喻，種種的寶所合成的蓮花，在這種蓮花之中自然化生，自然而然的就化生了。這個化字在這個地方很容易被體會為，胎卵濕化，眾生有四生，四種眾生，化生是其中的一種，這個化生不能夠這麼體會，這不是胎卵濕化四種之一的那個化生。這個有根據的，《法華文句》中它就說了，它說是《胎經》，《胎經》就是說的《無量壽經》，蓮花胎中生出來的。所以東密，密宗的金、胎兩部，金就是金剛部，胎就是蓮花部，就是極樂世界，這是胎，《胎經》就是我們淨土宗的經典。《胎經》所說的蓮花中生不是胎卵濕化的化生，是非化而言化也，這是不可思議的，超乎世俗、世間的這種化生，是以彌陀大願的力量之所感自然而生，不是以業力的因緣而生。生天也是化生，你

有天的福你就生了。入地獄也是化生，沒有說是父母生出一個孩子，這個孩子是地獄中接班人，沒有，你死了之後自然就到地獄中去受身，而且死了之後馬上活，活了之後馬上再死，一天不知死多少次。這是罪業所定的，這跟那個都不一樣，所以不是胎卵濕化的化生。也不是濕生，人類現在大家有很多爭論，現在不用爭論，按佛教說人的來歷，胎卵濕化四種都可以生人。最初的人可以化生，也可以從猴子變的，也可以化生，也可以濕生。《涅槃經》說濕生，「庵羅樹女等」，因樹上的花，花裡有濕氣就出生了人，她是靠這個濕氣而生。極樂世界從蓮花中生，跟這個不一樣。大家想想看，要是濕生，先要有這個樹，有樹上的花，然後生出人來，而極樂世界人和花同時出現。所以不是因為花的濕氣而生，皆是彌陀願力，大願之所感，超乎世間所說的胎卵濕化。

而且生下來之後怎麼樣？「智慧勇猛」。智慧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成佛就是一個智慧，轉八識成四智就成功了。把你的八識變成四智，四種智慧，就成功了。所以整個是智慧。往生的人，這些上品的智慧勇猛，猛利，勇猛精進，智慧猛利，能夠斷一切煩惱，而且「神通自在」，他通達無礙。所以極樂世界的人，「能於掌中持一切世界」。現在我們知道天體有多麼大，就是咱們人類的知識知道的天體一百四十億光年，這麼多的世界。極樂世界的人掌中都能把一切世界抓在手裡頭，這樣的神通。現在這些氣功師的奇異功能，提都不要提了，怎麼能夠相提並論？

所以底下，釋迦牟尼佛再敦囑咱們大家一句，「欲於今世見阿彌陀佛」。所以往生不是以後的事，這是今生的事。你要今生見阿彌陀佛的人怎麼樣？「應發無上菩提之心」，你要發無上菩提之心。「復當專念極樂國土」，還要念極樂國土的種種功德。所以還是上頭的話再重複一句，要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還要「積集善根，

應持迴向」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下輩的也是如此，如果你想高一點，你還要做種種功德拿來迴向。「由此見佛」，由於這些功德而能見佛，「生彼國中」，見了佛之後，一定生到極樂世界，而且「得不退轉」，一生之後再也不退轉了。你就是再回到娑婆世界，你就再到地獄中去度眾生，你到任何不好的地方去，你總之不會再退，你所達到的這種覺悟的水平再不會退步。在我們這個世界是進一退九，好不容易進了一步，底下退九步在等著你，所以可怕！這是說老實話。所以我們就必須得逆水行舟，一篙子鬆不得，這篙子把船撐上去一點，馬上第二篙子又頂上去，只有這樣用功。一個鬆懈，一沖下來，沖下來就好多好多。這一段就是上輩往生的。

上輩往生，在《觀經》裡頭講到上品上生，比我們這個詳細。《觀經》是把兩頭都說到極端，好到最好是什麼情況，那個最低的是什麼情況可以來，五逆十惡地獄都現了也可以來，《觀經》就是把這個極端都說了。咱們這個三輩是指的，用現在的話，概率最多的，往生多半是這種情況的，略略分成三輩。所以我們這裡都是善人往生，從往生的來看多半是善人。《觀經》惡人也可以往生，最低的也可以來。這個上品上生，我們稍微讀一讀《觀經》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增加大家的歡喜心。在臨終的時候，「阿彌陀如來，與觀世音、大勢至，無數化佛，百千比丘聲聞大眾，無量諸天，七寶宮殿」，來接的是這樣一個景象，都來了。「觀世音菩薩執金剛台」，一個蓮花台，「與大勢至菩薩，至行者前」，到你的面前，因為這個蓮花台就是你要乘坐的。「阿彌陀佛放大光明，照行者身」，加持行者，「與諸菩薩」，諸大菩薩一起（所以接引佛這個手印是這樣的，伸在前頭的，阿彌陀佛是這個手持蓮花，這個手是這樣的，這稱為接引佛）來接你，「授手迎接」，伸出手來迎接你。這個時候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無數菩薩讚歎你，善男子、善女人

，你真的很難得，修持精進。女人這個時候也轉為男身，然後上蓮花台。「行者見已，歡喜踴躍，自見其身乘金剛台」，自己看見自己上了這個金剛台，觀世音菩薩拿給他的，「隨從佛後，如彈指頃，往生彼國。」這就是接引的情況。而且馬上就可以分身塵刹，供養諸佛，聞種種妙法，得種種陀羅尼。所以這個上品往生，當時往生之後，你最低是初地菩薩，《疏鈔》說甚至於到八地菩薩，你今生就得證到這樣的位置。所以有很多人輕視淨土，東學西學，這個事情我們覺得是很可惜。又不是不信，但是就這樣子，找不到一條光明、平坦的道路，枉自辛苦，愈忙愈亂。

底下一個討論，這裡頭我們很強調，談了他佛的接引，剛才說的都是他佛的功德。或者就有人懷疑，你這個跟禪宗就矛盾，禪宗都是講自心功德，你這個不推崇自心而讚歎他佛，靠他佛，怎麼解釋？現在引三部論的內容來證明，真正說透了之後，實在是自他不二，你還自和他還是兩個。《維摩詰經》有一品叫做「不二法門」，你永遠在二裡頭，你永遠也入不了不二法門。我們頭一個用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中說，他也設了一問，他說既然《觀經》裡頭說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，談的是心，心是你自心，你何不就言自佛就好，幹嘛一定要強調他佛？這是蕩益大師設的這一問。這種問題都是很好的，我們有的時候自己心裡也有這個問題，跟著這個我們就可以來解決，自己要說服自己，還要能說服他人。蕩益就答覆，說「此之法門」，這個法門，「全在」，完全在於，「了他即自」。剛才我已經說了一句自他不二，這就更深刻了，蕩益大師的話。要能夠了，這個了字最粗淺的說了解，這個了字不僅僅是了解了，你這個事了得了了不了？了不了，不得了！了有解決的意思，這個了字。中國的文字很有意思，他用一個了字，了什麼？了他就是自。所以他就是自。我從前不是拿那個磁石做過譬喻嗎？今天不重

複了。「若諱言他佛」，你很忌諱談他佛，一談他佛你就不高興，「則是他見未忘」，你在見地中還有個他，你有分別。「若偏重自佛」，我就老強調自佛，那是什麼？「卻成我見顛倒」，我見很深，你在顛倒。

「又悉檀四益」，我們用四悉檀來利益眾生，四悉檀就是世界悉檀、為人悉檀、對治悉檀、第一義悉檀，饒益有情就用四悉檀，可以利益眾生。如果這四個悉檀，從世界悉檀讓他「深發慶信」，發生信心，如果世界悉檀都不能使他得利，所謂為人悉檀、對治悉檀、第一義悉檀就談不到了。這就講極樂世界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世界悉檀要不知道，欣慕極樂、厭離娑婆這種利益你也得不到。你現在就連往生都談不到，你還說你要能夠悟入到理佛，理上的佛就要破無明，那就是地上菩薩。你連往生都達不到，你連欣厭之心都不能生，唯有怎麼樣？「即事持達理持」。所以我把蕩益這句話又加上另外一句話，作成一副對子，「即事持達理持」是作上聯。「唯即事持達理持」，從事持開始你不知不覺達到理持，就是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這麼念，這個最微妙就是你不知不覺一切都放下，只是這一句彌陀朗朗現前。這個時候都放下就是無所住，《金剛經》的話，這一念心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一聲接一聲相續不斷，這不是而生其心嗎？然而你凡夫就能達到了。所以念佛功德殊勝就在這個地方，暗合道妙。

所以以凡夫的心要入諸法實相，只有念佛最容易，其他也不是沒有一個不能的，都比這個難。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種種的動亂很多，我們總之要求一個我們還能做得到的方法，做不到的、很困難的，這個時候有等於沒有。所以我常常說，你得了病，你現在到美國去，那有一個專門的大夫，他給你一看就好。事實都是事實，但是我們這的病人他怎麼能到美國去，怎麼簽證，然後還要旅費，到了



美國他怎麼能找到這個大夫，怎麼去看？你雖然有，跟沒有一樣，是不是？沒有一樣，你是有，真有。很多法門也都是，真有，真是這樣，但是這個有對於你來說跟沒有一樣。在美國的人還不見得都能找得到這個大夫，比我們強一些，他能找到他就治好了，他也有找不到的，還有他排得很忙的話掛不上號，就這個事情。所以這個事情就是要問一下具體情況。

即事持達理持，你就這麼念的話，念到念念是暗合道妙，你就到了理持。理持就可以破無明，證無生法忍，你就是地上菩薩。「所以彌陀聖眾現前，即是本性的明顯」。彌陀聖眾現前，不是他佛來迎，是你自己本心的明顯。「往生彼土，見佛聞法，即是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」。所以夏老師有兩句話也很好，在《淨修捷要》，「托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」。藉托，靠，你跟我說我托托你，就是那個托字。托什麼？托彼，極樂世界的依報、正報。所以這八個字解釋這個話很好，我們把這八個字記住。托極樂世界的依報正報，阿彌陀佛的功德莊嚴，拿觀世音菩薩以及七寶宮殿、八功德水等等的，這一切莊嚴幹什麼？顯明你自己的心。你自己有這麼莊嚴你不知道，這一切讚歎極樂世界就是讚歎你的心，你怎麼能把它都推到他那邊去？所以密宗它殊勝，你修法，你自己就是本尊。現在很多人不從根本上入手，就是要找個便宜的法，想很快成功，那只有很快成魔。

底下還是蕩益大師的話，「法門深妙，破盡一切戲論」，淨土宗不是一個愚夫愚婦行的法，這個法門是極深極妙，「斬盡一切意見」。破盡一切戲論，一切戲論都破盡了，一切意見都給你斬盡，你有這些東西，你就不能很好的去信入。從前佛學院講佛教史的一個方馨，上次在雜誌上寫文章，他問我，極樂世界的有到底是什麼樣的有？他說了兩種，我沒照他的兩種回答，我說是離四句的有。

這四句都是戲論，有是一句，無是一句，也有也無是一句，也沒有也不是無又是一句。這是離開四句的事情，破盡一切戲論，斬盡一切意見。「唯有馬鳴、龍樹、智者、永明之流，徹底荷擔得去」，只有這種大人物、大宗匠才能承當。我們糊裡糊塗的認為只有愚夫愚婦去搞，還在輕視，這是什麼？這是顛倒見。把殊勝的看成輕，把輕的看成好，你自己正在顛倒見中。你自己正在顛倒見中，你還在那拿大頂，頭衝下，腳衝上，很辛苦。這些人才能擔當，其餘世間的「世智辯聰，通儒」，儒家的通儒，這些「禪客，盡思度量」，盡他去思度的這個量，盡其量，「愈推愈遠」，他愈想、愈琢磨，愈想愈遠，愈不能明白，「反不若愚夫愚婦老實念佛者」。這就把這些通儒、禪客批評得很切合實際，他笑話那些愚夫愚婦，他反不如那些愚夫愚婦。所以印光大法師，現在很多人很尊敬，成為我們近代的三大高僧之一。印光大法師讚歎這個《要解》，他說這是《阿彌陀經》最好的一部註解，釋迦牟尼佛自己親自動手來寫也不能超過，他就是這些意見。

第二是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，問：臨終你見佛，你是自佛，是他佛？他這也很厲害，他說若是他佛的話，那是成了魔；若是自佛的話，你自己想出來的，既然這樣你怎麼能往生？這也是他設的問，也許有人這麼問過他。彭紹升居士答得也很好，「自佛他佛，總成戲論」，你說自說他都是戲論，都在那開玩笑。「人我兩忘」，你要修行的人，人跟我都忘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的讚子，「斷疑生信，絕相超宗，頓忘人法解真空」。人法得把它忘掉才行，你老有人法，你得兩忘，人法得兩忘才解真空。自跟他不是二，不二，不異就是不二，《維摩詰經·不二法門》，一切不二，你老在分別。所以我們壞就壞在第六識，第六識是分別識，種種分別。「諸佛法身，湛然常寂」。但是彌陀以他本願的緣故，所以跟我們修的人就

感應道交。也就是「即自即他」，自就是他，他就是自，本來是一體的。我們的本心和彌陀的法身本來是一體的，現在就是我們自己所謂情生就智隔，一生情念（我們這些念都是情念）智慧就隔住了，就不能了達。實際上，「無虛無實，唯一真如，周遍法界」。眾生就是由於業緣，就幻有分段生死，這就是由於業力的關係，像在屋子底下搭了很多棚棚，看不見天日。你如果念得很誠懇，這些緣就清淨了，這個時候把那個棚棚拆掉了，豁然見天日了，你就可以往生，往生之後你證無生忍，發明自己的本心，這也就是本來你所有的。這是第二個議論。

第三是蓮池《彌陀疏鈔》，「著事而迷理」，淨土法門很多人是屬於這類，執著這個事相，有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有黃金為地，好極了，但是他不明白這個道理。這個就像什麼？像小孩子念四書五經，他不懂，他就只是會背。有的人會背全部的四書五經，不明白道理的人很多。你年紀很小，智慧沒有開，就只能讀文章，不了解意思。「所謂終日念佛，不知佛念者也」。你整天在念佛，你不知道是佛在念，我們在念佛，正是佛在念我。這是一類。另一類是「執理而遺事」，執著這個理。什麼東西都不能執著，理是好，但有人執著這個理，只承認這個理，執著這個理，把事丟掉了。就像一個窮人拿到闊人家的帳本，什麼銀行有多少存款，什麼地方有多少股票，自己說我發財了。帳本是人家的，數他人寶，你數別人的寶貝，跟你自己有什麼關係？這是什麼？雖然知道「即佛即心」，佛就是心，可是你的心現在絕不是佛，你的心都被這些塵染，剛才不是說等於屋子搭了棚棚嗎？拿鏡子做譬喻，我們的本性如鏡子明照，但是現在紅墨水、藍墨水、瀝青什麼都塗滿了，你自心的光明就顯不出來，我們看見只是紅的、藍的，亂七八糟一大堆，就是說判然你現在的心不是佛。所以「約理」，從理上說就沒有可念

再從事上說，「無可念中，吾固念之」。無可念中我就是念，所以有事有理。雖然在無可念中，我還就是念，為什麼？念就是無念，又破你的情執。你說一切都無，所以這個無字他就搞錯了，好像就說無相、無念、無為，很多人把這個無字就做成一個斷滅的無去理解，是個大錯誤。念就是無念，要真是都沒有了，那就是頑空，再說的不好是斷滅見，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空有不二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這兩個不是兩回事，不相異。有念和無念，有念不異無念，無念不異有念，這不就是一樣的話嗎？這是理事雙修，又修了事，又修了理，「即本智而求佛智」。所以一句用蕩益，一句用蓮池，也可以作個對子，蕩益是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蓮池這「即本智而求佛智」，是一樣的，這是叫做大智。

蓮池大師再說，「然著事而念能相繼」，執著這個事相，可是你念佛的這個念頭能夠相繼、能夠相續，「不虛入品之功」，你還可以得到往生，得到入品位的功勞。「執理而心實未明」，有的人就覺得我信了禪宗我很高，執著這個理而廢其中這些事，看不起這些事，「反受落空之禍」。這幾句話好，大家每個人都要很好的去衡量衡量自己。你並沒有真正的開悟，你就反而看不起念佛，看不起這些，你就受到一個什麼？落空的禍，那個還有入品之功，你這就是落空之禍。底下他又說，「假使騁馳狂慧」，沒有開悟，「而輕談淨土，蔑視往生，為害非細」，這個害不輕。

這就是把上品的往生介紹了，而且把自佛他佛理和事做了一些討論。所以重禪輕淨。現在有的人只是重視淨土，談一點禪都不許，好像你就是背叛了淨土宗，這個也過。一部佛法沒有不好的，你只要能把一切好的都吸收來，都是好事。總之不要腳踩兩隻船，那是決定不行。什麼法門都是一樣，兼修都是好的，但是你腳踩兩隻

船，那是一定要掉到水裡頭去的。兼修和腳踩兩隻船怎麼分別？也不是一句話、二句話說得清楚的。

底下我們談中輩往生，上輩談過了，中輩。中輩，剛才說作沙門，不作沙門，這兩部經不一樣。所以這裡就不要執著，我們要心出家。《觀經》就說中輩的是出家人，咱們這說中輩的不作沙門，上輩的是。《觀經》上輩沒有說是出家人，她們聽經的都是上輩往生，那是國王夫人，都是宮女，沒有出家人。所以這個地方也不要執著，我們說的是心出家，不是這個形式，穿上什麼衣服就算。現在有些出家人整個是在家，比這個在家的一點不少煩惱。你不能心出家，不能大修功德，也要「發無上菩提之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，中輩也是如此，下輩也是如此。

「隨己修行，諸善功德」，就是量力，量自己的力來修行，做種種功德。「奉持齋戒」，你受什麼戒就好好持戒。有的人貪功德，說別人都受了菩薩戒，我沒有受，我也要受受戒。這個就是很冒險，戒是不受則已，你受了之後破戒，罪是大極了。所以都要很務實，好好的，你是什麼身分就受什麼戒。蕩益大師的比丘戒就退了，他說我持不了比丘戒，退為沙彌戒。現在人家都說是大德，沒有說蕩益怎麼那麼沒出息。他是認真的，他不是貪圖這麼個虛名，我持不了我退，我把沙彌戒持好。你看很多經上寫「沙彌智旭」，那就是他執持沙彌戒的時候。中輩者，隨己做功德，要奉持齋奉持戒。齋是什麼？八關齋，齋就是過午不食。八關齋戒修一天也可以，今天我受的只是一天，這一天不要坐臥高廣大床，不要去擦化妝品，也不要看電視，這些音樂什麼都不行，這一天八關齋戒功德很大的。這是齋。戒，居士就是五戒、菩薩戒，和尚是比丘戒、菩薩戒。

「起立塔像」，塔是供舍利的，像是造佛像。造像的開始，就

是佛登天為母親說法，國王思念佛，就用旃檀木做了佛的像。這是咱們地球上有佛像的開始。等佛從天上下來的時候，這個木頭佛也出來接佛。這尊木頭佛大家知道不知道，到了北京，在北海附近有個旃檀寺街，那就有個旃檀寺，旃檀寺供的這個像就是當年這尊旃檀像，到了中國來，後來起火燒了，在清朝的時候。這個像的畫像還有，故宮裡頭有，印出來過，很莊嚴。這是像的開始，你要造塔造像。「飯食沙門」，供養出家人。《會疏》說，「經云：正令得滿四天下寶」，你得了多少寶貝？滿四天下，你把一個太陽系所有一切地方的寶都得到了，充滿了四天下的寶貝都得到了，你不如請一個清淨的出家人吃飯。這個清淨首先是戒要清淨。你看齋僧的功德多大，可是要清淨的沙門，不光是身出家，也要心出家。「懸繒然燈」，繒是佛前的幡。點燈、散花，印度的花很多，就把這個花，果木園的鮮花，他們拿這個花散在佛的身上做一種供養。燒香，這我們都知道。這個花跟香很特別，一個是花，佛歡喜，鬼神討厭。所以現在大家都是親近很多氣功師，實際是親近了很多鬼神。鬼神跟佛法是完全不相應的事情，大家要知道。譬如這個花來說，鬼神討厭，他對於花他看作跟大便那麼討厭。香也是如此，你點香佛歡喜，但是魔就跑了。所以這個外之中還有魔，外魔有許多，這個要有分別。你要徹底來說，他都是佛，但是平等之中有差別，差別之中有平等，不能單指一樣，剛才說這一些是從差別方面說的。

下面舉了例，中輩的做這些功德，「以此迴向」，就拿這些功德來迴向，迴向到哪裡？就把功德迴向到願生極樂世界。所以我們要求往生的人，就要把自己所作的一切功德來迴向，集中到求生極樂世界。曾經有一個人問我老師，他說他要念準提咒。老師問他你為什麼要念準提咒？他說我想當國務總理。他真念了，真當了國務總理。但是我們替他很可惜，你就求這個太可惜了。所以就是你念

、你做功德，你的目的是什麼？最重要是要求生。所以慈照宗主他勸人發願有幾個偈子，「持戒無信願，不得生淨土」，你持戒沒有信、沒有願，不能往生，「唯得人天福」，所得的只是人天之福，「福盡受輪迴」。「發願持戒力」，你又發願又持戒，「迴向生樂國」，拿這個來迴向，「如是各行持，千中不失一」，這樣的行持，一千個人一個也不會丟掉，就決定如願。所以就是要發願。《會疏》也說，行了諸善要迴向，就成為往生極樂世界的因；你不迴向，那就是給你增加一些福報。像那一個，他去做這些事，他求當國務總理，他短期當了一下，那是軍閥混戰的時期，當了一下國務總理。所以迴向、發願不可少。

底下經文，「其人臨終，阿彌陀佛化現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」。這個來迎接的，阿彌陀佛就化現他的身，這樣一個化佛。這個化佛的光明相好跟真佛是一模一樣，但是來的是阿彌陀佛的化身。《圓中鈔》的解釋，《圓中鈔》是我們《阿彌陀經》的第三部註解，《疏鈔》、《要解》，第三部就是《圓中鈔》，幽溪大師的。他說真佛是說的什麼？是說阿彌陀佛的應身，這個化身就是從應身再變化出來的，這是他的解釋。《會疏》是日本人的著作，它的解釋不同一點，這兩個都可以並存，沒有矛盾。它說《觀經》裡頭上輩往生的，都是說的阿彌陀佛和多少化佛來接，所以他認為真佛就是指上輩往生所見的佛，從這個佛再化現的就是化佛。不過這個沒有關係，法身、報身、應身、化身，這是名字上的差別，都是一體的，所以即化、即法、即報。

這裡頭和《觀經》稍微有一點出入，《觀經》中品的沒有說發菩提心，而這裡頭特別講了要發菩提心。再有《往生論》，「二乘種不生」，那就跟我們這個一致，不發菩提心就是二乘種性，那不能生。這個事情怎麼圓融？這個《淨影》，隋朝的慧遠大師，《淨

影疏》是註疏得最早的，所以中國和日本的許多各家的註解都是尊《淨影》，它有個解釋，它就專為答覆這個問題。《觀經》說小乘可以往生，天親的《往生論》說二乘不得生，怎麼回事？他就回答，說二乘不得生者，是從咱們這個國家走的時候的情形說的。修小乘的眾生，一直是修小乘，在他臨終的時候要發起大心來，就能夠往生了。若果是用小心，小心是什麼？就是只想到自己，我要往生，我得好處。實際上我們大家念的這個偈子，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」，大乘心！所有的人一報身盡了都同登極樂國，是這麼迴向的，這是大乘心。如果你只是想自己得到好處，到臨終已經證實了，要這樣的話，這個人確實利他的心很少。一種就是說你應該慶幸，我自己得到好處，願意別人也得到好處，而且是真實的。要發起利他的心，所以這個時候很自然會發起大乘的心來。如果這時候還發不出來就往生不了，說老實話。所以女人不得生，在阿彌陀佛的願裡面說得很詳細，她厭離之後，她往生的時候，她就先見自己轉為男身，轉了男身之後才往生，在這個世界就轉了。在這個世界臨去的時候說的，你要是女人不得生，你要是二乘不得生。「若用小心求生彼國，無得去理」。你只想自私自利，只為個人求解脫、得好處，沒有能生之理。我常常說，我願意念佛，今生保佑我消災免難，遇難呈祥，一切都好，死了之後還要跑到好地方，就是為個人打算，這個不能，往生不了；要利他的心才可以，才能跟彌陀的願相應。所以這個法，我們就是為一切眾生。當然小乘還是好的，我們現在不是說小乘不好，你能夠真正的知苦、斷集、入滅、修道，還是可以證阿羅漢。從大乘觀點上說，這是焦芽敗種，他發不起大乘心來。所以這樣，天親就說了，二乘種不得生。底下他又問，如果去的時候用大心，怎麼到那之後他得小果，得聲聞呢？《淨影》它又解釋，因為他在咱們這個地球上所學習的都是小乘的內容，



所以去了之後先證小乘果，這個很自然。也就把這個問題，它就說了。

底下是下輩，下輩不能作諸功德，更忙了，種種因緣更差一點，但還是要「發無上菩提之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。所以這個發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你不管修什麼，你不發菩提心，在大乘法中是無法相應。這樣的話，「歡喜信樂」，知道這個法門，他非常歡喜、非常相信，他樂，願意去。「不生疑惑」，這個很重要，你聽了之後能信，要不疑！所以金剛經讚第一句話就是「斷疑生信」，你了解這個般若，第一是要斷疑，才生信，「絕相超宗」，才離開這些相，超出一切宗，「頓忘人法解真空」，你才能解真空，「般若味重重」。他歡喜無疑，沒有疑惑，這個很重要。他又發菩提心又念，這個人臨終夢見彼佛也能夠往生，不過功德智慧比中輩差。也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，也是念也是歡喜，從來不懷疑。不懷疑包括兩個方面，一個是懷疑極樂世界有沒有？阿彌陀佛有沒有？念佛能不能往生？這種懷疑是一方面；還有人這些都不懷疑，懷疑自己，我這個根器能行嗎？我這麼念行嗎？這也是疑，要把這些都去掉。所以不疑那一頭，疑這一頭，疑自己這一頭，這都很可能最多生到邊地，九品不行。

「夢見彼佛」，也能往生。這個夢見有兩個解釋，這兩個解釋都通。一個是日本人的解釋，望西是日本人，修一個樓衝著西邊，叫做望西樓，他自己就自稱為望西。他說「先是夢見」，臨終還是親眼見佛。而他引了《漢譯》的經文，《漢譯》裡頭三輩都有夢見之說，在他修行的時候夢見過阿彌陀佛，但是臨終的時候你還真是親眼見著阿彌陀佛，這是望西的解釋。他的論點有三個，一個是彼佛有臨終接引之願，所以對於下輩也要來接引，這是一個論點，他要是不能來接，他這個願就不合了。第二個，《觀經》裡頭所說的下

品還都是惡人，惡人佛還來接；這個地方是善人，咱們不都是善人嗎？你看還做功德，一點疑惑心沒有，這樣比他那個還水平高，佛還不來接嗎？這是第二個論點。他第三個論點就是根據漢、吳兩譯也都是如此，上品、中品都有夢佛之說，後來佛來接，照這個說這是通的。另一說，也是日本人的著作，《會疏》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註解日本多少種，我們中國有單行本的就只有《淨影疏》這一本，這一點我們是貧乏，現在咱們急起直追，《無量壽經》。他的說法，他說像《觀經》的下三品，看見地獄中火在那燒，馬上自己就要進油鍋了，這個時候緊張，他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佛來接，他怎麼能夠有十念？就是佛來加持他，才能夠有這十念。但是雖然佛來接了，因為他正在緊張，他恍恍惚惚，好像在夢中一樣。這個解釋也很近情理，如果不然的話，他怎麼能夠念？在這種情況之下。

所以這個地方的臨終夢見彼佛就兩個解釋，一個就是說他是以前夢見，這個時候佛還是來了，還是看見了。再一個解釋就是說，真是佛來接了他才能念，可是他在緊張什麼的，這一切好像就不是那麼明徹，就好像似夢，似在夢中。所以這個都是靠佛來接引，本人能見不能見，佛是來接了，本人不見得能見。所以有時候同一的一個情形，有的人能看見，有的人不能看見。比方現在這個梵音洞，就有的人能看得很清楚，有的人看不清楚。常來旁聽的一位，他和一個黨員一起去出差，到了普陀山，他是看見像就磕頭，他是佛教徒，那是個黨員，一律不磕頭，也是個年輕人。他說到了梵音洞，他恍恍惚惚看見白衣觀音，他正在看的時候，旁邊那個共產黨員趴地上磕頭。他說你看見什麼？我看見白衣觀音了。他真看見了，就是同一個地方，各人根器不一樣。所以在臨終的時候佛來迎，你看見得清楚不清楚種種，就是現生的時候、平常的時候都有這種情況，那個人看得很清楚，他磕頭了。這就很自然，你想一個共產黨

員，他要不是真看見他會磕頭嗎？他也用不著用這種話來粉飾他自己。要是個氣功師你可以懷疑他，他自己來誇耀自己，這個黨員一路不磕頭，這時候磕頭了。也就是我們說明這個恍惚，就是今生有的人還恍惚，所以臨終恍惚很自然。

這個臨終接引，我們這個經在講，《阿彌陀經》也講，還有《稱揚諸佛功德經》：「若有得聞無量壽如來名者，……命欲終時，一心信樂，念不忘捨阿彌陀佛，將諸眾僧住其人前」，你看他只要聞名信樂，阿彌陀佛就住在你前面，「魔終不能毀壞斯等正覺之心」，這個時候魔不能干擾你。所以有人就說，我臨終見佛來接，是佛來還是魔來？你不要擔心，這個時候魔不能來。《鼓音王經》它又說，「若有四眾，能正受持彼佛名號」，能好好念佛，「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即與大眾，往此人所，令其得見」，這是佛來接讓你看見了。所以能看見並不是普通事，你看這個人老修行他還沒看見，而那個人根器好，他看見了。所以就是說，到這個時候，佛的加被讓都看見。

底下又做一個討論，如來者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為什麼我們這講佛現其前，佛來接？不就有來有去了嗎？現在我們就把蓮池、幽溪、藕益這三位大德，一個是《疏鈔》，一個是《要解》，一個是《圓中鈔》，他們的議論我們介紹一下。蓮池大師說，古德都說佛是沒有去來的，無所來無所去，怎麼說佛現在其前？「答：感應道交」，因為我們和佛之間彼此有感有應，這個感應，能感能應，道就相交，就交通，就「不妨不來而來，無見而見」。佛雖然不要起個心，安排一些交通自己跑來，不用這種來，可是來了；無見而見，見的人也無見，也沒有要見之心，而自然就看見。所以永明大師說，「知幻非實，則心佛兩忘」，知道一切都是幻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心跟佛就都忘。但是並不是沒有幻相，「若見諸相非相

，即見如來」，不是說諸相根本就沒有，你看見這些相而不著這些相就是諸相非相。若見諸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先說相是虛妄，我們見這些相（所以說還是先見這個相），而你非相（而不存這個相的這種知見），則見如來。所以，「不無幻相，則不壞心佛」。你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你心佛都空了，但是你不妨不見而見，這個時候我們心佛也沒有壞，也就事理雙融。

蓮池又說，「法身真佛，本無生滅」，法身的佛無生，無生就無滅。《心經》說，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」，沒有這一切，沒有生，沒有滅，沒有這一切。「從真起化」，法身佛是沒有生滅，真就是法身，從法身他化現，化現出報身，報身再化現出應身（應化身），來「接引迷根」。這就是佛大慈大悲，從體上起用，要有體有用，佛還是要救度眾生，他有他的妙用。這個是佛的本願功德，令有緣的眾生，你專心去想佛念佛，就能夠在自心中見到佛來迎。你知道你見著佛，佛就在你自心之中。你知道你自心有多大？你自心遍虛空，十方的佛都在你自心裡面，沒有一個佛不在你自心裡面，你雖然不見，還是在你自心裡面。因為你專心想佛，你感應道交，你就見到你自心本有這個佛，不是佛派一個化身來迎接你。眾生見有去有來，如鏡中之形，鏡中之形是有沒有？是真有。鏡子裡有沒有？這個比方很好，鏡子照，裡頭有個我，這個形宛然，鏡子裡有我沒有我？鏡子裡哪有我？我在這，鏡子在那。鏡子沒有我，它現出我來了。所以我們要明白，我們學佛，佛是無盡藏，這是深入的事情，要通達這些道理之後，將來品位很高，也真能夠自利利他，我們可以弘法利生，你才能夠使得人真正折伏信受，這是佛法的殊勝、高明。所以就是鏡子裡頭那個我，不有不無。它有嗎？你把鏡子砸了，也砸不出個黃念祖來，沒有；沒有，怎麼現出我來？也不是沒有。所以有跟沒有都對，有和沒有都不對，言語就不行了。

所以為什麼說言語道斷，言語就不夠用，就這麼一個事情，就不夠用。所以經中說，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」，也是這個意思。「水清則月現」，大家到北海去，水一清，水就看見月亮了。月亮也不要跑到水裡頭來，水也不要跑到月亮那去，然而月亮現出來了。所以在我們心中現出佛也是如此，感應道交，這是一個解釋。

底下《圓中鈔》就說，見佛要論感應。你平常是參禪的，或者修空觀的，假定你所見的，這就是魔境。因為你修的是空，突然現出相來，跟你所修的不相應。或者是你功用很明顯，你自己的心佛自現也可能，也需要觀空。所以這個就是跟你修持有關，你是哪個法門。你是從空門入，一種是現相就是魔，魔來找；一種就正是自心，你也要觀空，不生動搖。現在是念佛求生極樂，臨終見佛，這是一種好的感應，感應道交，法爾如是。這是第二個，《圓中鈔》的說法。

《要解》的說法，十萬億佛土都沒有在我們一念心之外，而且我們又靠自心的佛力來接引。你看不在我們心外，不光是自，而且自心中有佛，佛又來接引我，這都是超乎情見的思想，而這是符合實際的，怎麼不往生？所以自他，自力還有他力，他力還有自力。鏡子可以照多少層的樓台、山水，「層次宛然」，不需要時間，先照到近處，然後照到窗戶外頭丁香樹，然後照到那個松樹，然後照到大殿，一下同時都出來了，沒有先後。這樣來看，十萬億佛土也是如此，就在這，一個鏡子，它沒有遠近。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」，也是如此。咱們臨命終時，彌陀來接引我們也是如此。這個就是藕益大師的說法。這些說法跟禪宗就相通，自他不二，自他宛然，光是自他不二，都不二就無差別，然而自他又宛然，有自有他。生佛不二，生佛宛然，眾生就是佛，佛就是眾生，這

是不二。然而咱們是眾生，佛是成佛的佛，生跟佛還是宛然，宛然不同。不同，本體是一樣。本體是一樣，形象和作用又不同。所以來迎的佛就是自心的佛，自他不二，佛也不來，人也不去，宛然現出有佛來迎，有自己往生，這叫事理圓融，事和理都在圓融。所以事理無礙，這大乘法門，有事有理。執著事，不知理，體會得很淺；只知道理，廢了事，反而落空之禍。所以既要了解事，又需要了解理。

三輩往生本文介紹過了，還做了不少的討論。底下這一段是一個特殊的，可以說是殊勝之處。它說，「若有眾生住大乘者」，到了下輩之後，這一段在《魏譯》本裡頭是分成兩截，一開頭前頭有一段，最後的下輩裡頭有一段。所以古人對這已經懷疑，這樣的水平怎麼擱在下輩裡頭？《唐譯》就成完整的一段。所以藕益大師他認為《唐譯》比《魏譯》好。夏老師就是按著《唐譯》把這兩段集中，所以下面這段經文主要是《唐譯》。「若有眾生住大乘者」，大乘法，非小乘，大者所生，就是說普利一切眾生，皆得究竟成佛。而且住於大乘，安住於大乘，這是什麼水平？這個就比發菩提心還要高，發菩提心是你初發這個心，要增長慢慢之後才能說住於大乘。「住大乘者，以清淨心，向無量壽」，這一大段，「乃至獲得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念於彼佛」，都定生彼國。一念淨心，一念的心念於彼佛都得往生。這個夏老師把它集中了，這是一個大功德。

慈舟老法師是華北三大高僧之一，現在在台灣、在國外好多是慈老的弟子，他們來信要慈老作的科判。慈老為這部經作了個科判，他這個科判，他也是獨出，他的心光的流露，他提出一個「一心三輩」。一心是一心不亂這兩個字，這裡又有一個三輩，這是古人所沒有的。後頭這一段話就不屬於前頭，而這個裡頭也包括很廣。所以一個大德就是這樣，他提出這四個字，這裡有很殊勝的內容。

他這一心，可以說是別具一格，在淨土宗別具一格，這裡頭也有三輩，這是過去淨土宗可以說前所未有的這種說法。我又根據慈老這個科判，對於這段經文（因為古人沒有作過註解，古人作註解的是《魏譯》本，日本人、中國人作都是《魏譯》本，《唐譯》沒有人作註解），所以這個註解就我第一次來解釋。我們現在就把這一段初具的，「若有眾生住大乘者」，《報恩論》說這一段講十念往生，一念也往生。《報恩論》是沈善登對於《無量壽經》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說這是專指住大乘的人來說的。既然住於大乘，大家要知道，這就不是凡流。他就舉例，指什麼人？他說在「禪宗得破參」，真正的開悟，破參是禪宗真正的開悟的破初關。不過現在這個破關大家解釋不同，一般解釋得太淺了。這種解釋比較深，破參只是破初關，就是真正的開悟，但是只是破初關。「及讀一切大乘經典得解悟者皆是」，大開圓解，讀大乘經典可以忽然間一下子感應道交，大開圓解，這也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不是這樣一點點看、一點點懂，又多讀，增加一點、增加一點，不是那個境界；豁然開朗，大開圓解，修持要到這一步就是宗通。所以我們說法的人，你要只是按經典講，按很多註解講叫說通，說通不可貴，你要宗通。有的宗通之後，他沒有研究這些教理，他有時候也很困難。所以宗說俱通是最好，有人稱讚這是宗說俱通的大德，那就非常難得。這裡頭得解悟，這種人是住大乘者。這些人他不是專修淨土，例如誰？例如智者大師、永明大師之類。這話很好，不過他舉永明舉的例子不大好，永明可是念佛念得不少，他晝夜彌陀十萬聲，永明一天念十萬聲佛號，不過意思很清楚。住大乘者，這就是禪宗的破參，教下的大開圓解這種人物，他才能住於大乘。

「以清淨心，向無量壽」，清淨兩個字非常重要，沒有這些污染、雜垢、懷疑，他是無疑、無垢、無染，很純潔的這個心崇向無

量壽、迴向無量壽。這樣的念，「乃至十念」，哪怕他只是十念，也就是下至十念，這第一種，所謂十念法門，「願生其國」，這是一個類型，這樣的可以生，十念。底下，「乃至獲得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念於彼佛」，都得往生。十念，我們還比較熟悉，因為前頭第十八願，「十念必生」。而這個底下，他如果達到一心，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，只要念一句就行了。所以這個底下我們要研究一下。這說的是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，發一念心這是一心，一念淨心這是一念，一念和一心是不是一回事？一念和一心是一回事。《教行信證》裡頭講，一念是什麼？是信心無二，信裡頭沒有二，這樣的心。因為一有二，二就是矛盾，就對立；無二，無二就是一念，沒有二，就是一。這個一念就叫做一心，就是無二的信心，這就是一心。一心是什麼？一心就是清淨的報土，實報莊嚴土的真因。你要生到，咱們現在生是生到凡聖同居土，這是四土中最低的土。所以去了之後還是凡夫，但是凡夫他就可以不退，這是最大的恩德。這個地方他說你如果達到一心一念，你就是清淨報土的真因。所以清淨心向無量壽，因跟果是一致的，因清淨，果就清淨。這麼看來，信心無二的心就是一心，也就是一念，而這個就是清淨報土真實的因。也就是說往生者你是登了實報莊嚴土，你證的是報身佛，而且分證常寂光，分證法身。

《信心銘》裡頭最後的四句話，這是禪宗的祖師，「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」，就跟我們這一致。最後的四句講了很多，他說信心是不二，不二的信心，「言語道斷，非去來今」，到不二的信心的時候，你言語之道就斷了，說不清楚，說不明白，離開了去來今，時間就沒有差別，三際一如。所謂三際一如，過去是一際，現在是一際，未來是一際，三際一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就是一樣的事情。現在科學家都懂得這個道理，愛因斯坦他們懂得這個道理，時間、



空間、物質是人類的錯覺。所以佛經裡很多東西不好講的，你說色即是空，這桌子空不空？現在就告訴你，你去找愛因斯坦去，他就告訴你，這是你的錯覺。既然是錯覺，本來沒有，佛教講因為有妄想，妄想跟錯覺不正好很相當。妄跟錯，覺跟想，差不多的東西。不過他們究竟還是淺，不過已經體會到這個地方。所以信心，言語道斷，我們語言是不夠用的。沒有去來今，時間、空間，這一切物質都是眾生的錯覺，「非去來今」，就離開了錯覺。《信心銘》的話也就表示不二的信心是不可思議。一念淨信，隨願皆生，在前頭提過了，前頭提的是一念淨信。現在我們這是「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念於彼佛」，因為他是一個不二的心，一念的時候就是所行成就了。這個一念，達到這一念的時候就有伏惑的能力。咱們不是有惑嗎？惑是三惑：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就連無明惑也能夠伏。有伏惑的這個功能，所以臨終正念就顯現。他有伏惑，把這個惑不是給你除斷，伏住，就一定往生淨土。所以達到一心，有一念的淨信，就是不二的信心，就可以突破這些時間的障礙，有伏惑之功，要這樣來念，往生淨土是必然的。

再說一心，有事一心、理一心。《彌陀疏鈔》裡頭說我們老念，「字字分明。前句後句，相續不斷。行住坐臥，唯此一念，無第二念」，不為一切所亂，這個叫做事一心。理一心他就不是這麼念佛了，他是反觀、體察，找我們這個念的根源，對於自己的本心忽然間相契合。這就是禪宗，禪宗說的就是參究、參禪。古時候沒有參話頭，後來變成參話頭，然後這一句把它突破，突然間相契，自心的本明就顯現，這就叫做理一心。一心和理一心，咱們這說一念就是一心，發一念心念於彼佛這個功德。現在我們這個地方說的究竟是理念是事念？這個所謂要說念佛這一念，就指的你念這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你念十句（十聲）就是十念。在《觀經》說，五逆最

後就這麼念十句南無阿彌陀佛，他就念念消除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就往生極樂世界。所以彭際清說，你這個十念是十聲，臨終的時候哪怕你只是念一句，你真正的回心了，彭紹升說真正的回心、懺悔了，用這種不亂的心、清淨的心，哪怕只念一句，沒有不往生的，佛的本願力故。這是彭紹升說的，十念一念，連一念都可以往生。十念，《觀經》的例子，五逆的人念十句往生了。

《疏鈔》對這個解釋很深入，他說是念一句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為什麼？因為這時候這個人念佛他已經到了理一心。你看，這個五逆十惡的人，剛剛要入地獄，可是別人告訴他你念佛，他相信，他念，他這時他念佛就是理一心。所以佛法不可思議就是在這，它不是像我們這個要講資歷的，要講實際的。這個事咱們設身處地的體會一下，看那油鍋在炸人，慘不忍睹，底下就是我，炸的就是我，我就要進去了，現在有一個方法，念佛，不進去了，到極樂世界，這個人他念的心情是怎麼樣？他任何什麼思想都沒有了，頭一個他不能進油鍋，眼看著就進去。現在咱們，離開我們稍遠一點我們就醉生夢死，其實就在你旁邊。你要真把這個信了之後，你看看，你念念試試。所以他這個念就是理一心，理一心是什麼？一切放下。一切放下，你本心就是妙明真心，就是佛性！雜的東西放下，不就是本體顯露嗎？所以一聲佛號一聲心，句句是理一心，句句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十句就往生，理一心的功德！所以漸法、頓法，這個頓法就是如此，這就叫做頓。你這悠悠忽忽，你修多少輩子，一輩子修，下輩子再來，接著再多念一點佛。我常常說，那個開水，你還沒開端下來了，明天又煮，煮一萬年它也不是開水，從來沒開過。你開一回之後，它涼了也叫涼開水，你要開一回。所以我們修行的人要開一回，你把水煮開一回，你不開一回總是騙人，實際是騙自己。事一心雖能夠滅罪，力量差，要念很多才能滅很少的

罪。至心念佛就是理一心，這個心要是一明朗，妄就是空。所以千年的暗一燈就破了，這個暗室，一千年都是黑暗的，燈一著黑暗就去了，不需要一千年才去，當下就去。所以《觀經》的至心就是說明理一心的心，就是一心的功德。這一段我們就說明這一念的淨信，這個信心的功德，念到一心，這個一心的功德，一念的功德。

所謂至心，再解釋一遍，我們講過多少次，就那過河的，後頭追兵來了，別的都不想，就想怎麼過河，我脫了衣裳還是不脫衣裳，脫了衣裳他又馬上追上來怎麼辦，不脫衣裳在水裡怎麼辦，你想想的就是這件事情，怎麼渡河，這叫至心。這麼念佛的話，你要始終相續至十念，乃至於就是一念，都能夠得結果。因為這樣的念是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，不需要你懂得這些，自然而然你就合乎這個妙道，你很巧的入到無生裡頭來了。所以五逆十惡臨終念佛，一念也可以往生，這就顯彌陀的不可思議的本願功德。這是法藏比丘五劫在那思惟，想出一切一切的這些願，度生的方法，我們稱為大願之王，而只有這個方法，眾生才能出生死輪迴。尤其是現在，現在還要能閉關多少年，這麼去修的人太少了，這麼忙、這麼亂還要想出生死，求生淨土，不可能。稱名就離開妄惑，可以入理一心。因為你一契理的話，一切罪都消滅，那就是地上菩薩，不可思議。

底下再討論一個問題，有的人他就聽說十念，一念也行，他說那很容易，只要等臨終我去念十念，下定決心。這個想法是不行的，你要是平常沒有修持，你臨終怎麼會能念得出十念？臨終為什麼肯念？《彌陀要解》說，沒有平日的功夫，不會有臨終的十念或者一念，這都是多少的原因才有這個。怎麼念？下面這一段，「現前一句所念之佛，亦本超情離見」，你不用再說玄說妙，說這說那，都用不著。「只貴信得及」，你真正能相信，這一句就是一切法門，也就是一切咒，就是一切一切的戒律，一切一切的善都在裡頭，

「守得穩」，不為外面的邪風牽引，「直下念去」，就這麼所謂直念去，就這麼一句一句這樣念。「或晝夜十萬，或五萬、三萬」，你看蕩益大師這個數，最少是三萬。現在我把它降低了，我說念一萬，連一萬也不肯念，那就不好辦了。這是個真的，我們又想得點結果，又不想用功，換句話說，這就是自己騙自己，沒辦法。「以決定不缺為準」，既然定了之後，就是一天也不能缺。「畢此一生」，這一輩子絕不改變。「而不得往生者，三世諸佛便為誑語」，如果不得往生，三世諸佛都是誑語。當然這個裡頭有前提，你是信願持名，你真是正信。你這念的只是想求你氣功，現在這個外道他有時候飛，他說你想飛的時候，他們本來也有咒，後來他們就念觀世音菩薩的《心經》，「揭諦揭諦」那個咒，比他的咒好，他就念它這個咒，他飛得是快了。但他只能夠飛，那個咒的功德他得不到別的，因為他求只求這個。所以這個必須是信願持名，你一定往生。

他又說，如果要一心不亂，也沒有別的辦法，要用數珠，要用念佛珠。所以有很多人不肯用念佛珠，覺得什麼，不知道念佛珠有很大的好處，它能夠提醒你。所以說若要佛不離口，先須珠不離手，這都是我們確實做功夫的一些辦法。「久久純熟，不念自念」。你要念熟了之後，不需要我現在要來念你才會念，自然而然。這種境界很多人有，不念自念，真實用功的人都有。但是就是不經常，偶爾出現這種情形，差不多都還有，不念自念，經常那就好了。到了這個時候完全是不念自念，你記數不記數就沒有關係，拿佛珠不拿佛珠都沒有關係了。如果一上來就要圓融、就要破相，「總是信不深、行不力」。所以道綽說，「若始學者未能破相，但能依相專至」，有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你專心至心的去念，你不管它破相不破相，「無不往生」。你不能破相，你水平低一點，但是你真

正念的話，你暗合道妙。這就把主要的，這種念得很少而能夠往生的功德，由於一念，這是理一心，這裡做了解釋。

十念，剛才一念，每念都是，十念有兩種，在實際修持中，十念有兩種。一種就像《彌勒發問經》，我們過去講過，那是菩薩念法，那樣的十念凡夫做不到，我們就不說了，以前也講過。再一種十念法，就叫十念法門，就十口氣，這也說過。這兩種都是平時修的。再有就是臨終你能念十句，乃至於念一句，都能夠往生。這就是「住大乘者，以清淨心，向無量壽，乃至十念，願生其國；聞甚深法，即生信解，乃至獲得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念於彼佛」，這是為因。結果，「此人臨命終時，如在夢中，見阿彌陀佛」。底下，我們就要解釋，「如在夢中」。如在夢中，因為這是一心三輩，所以這個如在夢中我也分三輩來講。這個沒有前人可參考，因為前人沒有做過這個工作。這個一心三輩中當然也有上中下，上輩者是什麼樣？上輩者生死之情早已經盡了，沒有什麼叫生死了。「凡聖體空」，禪宗，聖凡的差別沒有了。明明都認識到佛是沒有來去，明明知道佛沒有來去，何以見佛來？見佛來，佛也是沒有來去。「了達生死本空，而現往生」，雖然生死都空，還現往生。「捨此生彼」，捨掉了咱們這個世界，生到極樂世界，也如同於幻夢，所以說如夢中。這就是一心三輩中上輩的如在夢中的解釋，無來去而見佛來，無生死而現往生，一切一切都是如同幻夢。永明大師說，「建立水月道場，大作夢中佛事」，作一切佛事都是夢中佛事，也就是這兒的如在夢中。此是如在夢中的第一解。中輩的呢？中輩也了達這個世間都是有為法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因此對於這個世間的一切有為毫無留戀，什麼妻兒子女全無留戀，看到這種臨死的愛別離苦，如在夢中，一切有為法如夢如幻，這一心三輩的中輩。第三種就上次那個解釋，「彷彿似夢」，因為水平不大夠，這

個時候看見佛來，這個心不十分明朗，有點恍惚，如同夢中。所以這個如同夢中，這種就低了，這是一心三輩中的下輩。如果沒有慈老這個科判，這種做成三種解釋，膽量還不見得夠。因為他有了一心三輩，你必然要對於如同夢中應該有三種不同。「定生彼國，得不退轉」。

所以咱們這裡頭講了兩種往生，一個是三輩往生，一個是一心三輩。這個裡頭，前頭三輩往生的，「皆由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這是本經的宗；後頭，「一念淨信，一念往生，皆由一念」。一念是什麼？是實相。前頭的往生合為本經之宗，所以往生。現在我們這一念淨信，一念往生，這樣而往生的，一念是什麼？一念是實相。實相大家忘了嗎？實相是本經的什麼？本經的體，本經以實相為體，一上來概要就講實相為體。這一念的淨心，所以念的這個時候就都是理，這是一念不二的淨心，整體就都是菩提心，這已經去了。念於彼佛，他就是專念。所以你看起來在一心三輩之外又有這麼個一心三輩，但是他同樣還是說的本經之體，也就是菩提心，也就是專念，所以還是相通的。

再底下，所以佛陀慈悲。《法鼓經》說，「若人臨終不能作念」，有這個情況，你臨終痛苦或什麼，你念不成佛了。不出聲，不要緊，可以默念；念不了六個字念四個字，四字念不了可以念一個字，有的人他不能念就手寫，寫佛字，都行。《法鼓經》說，你不能作念，你只要知道彼方有佛，你一心只是想往生，也可以往生。所以佛是大慈大悲！這個時候你不是不想，你力量不夠。你有這個力量，不念，也往生不了。你力量不夠，你盡了你的最大努力，如來悉知悉見。不會因為你條件不行，不是看你的條件，看你的發心。你真正是想去，憶念彼佛，願意來。我想去是做什麼？我願意早日去實現我度生的願望。我們談度眾生，他說你自己還是糊塗蟲，

怎麼度眾生？自己在水裡頭一頭出一頭沒，你救誰？你自己還等人救。往生之後你才有能力去度眾生，我們就為實現這個願望求往生，這是大乘心。不是求自己我這輩子要好，下輩子也要好，我怕苦，我得永遠不苦，我逃難。好像是打內戰，跑租界去，我就保險了。要用這種心求阿彌陀佛，我說你還不行，你還不能來，你這個心不是淨土眾生的心。「當知如來有勝方便」，這是《安樂集》道綽大師的話，「攝護信心。謂以專意念佛因緣」，只要你專意在念佛，「隨願往生」。所以就是說主要看心。

底下是「往生正因」，「往生正因」它補助了這個三輩九品。當然另外還有一種，後頭要講，這種也可以先提一下，就是不到三輩九品的還有兩個，還有邊地，智慧不夠，但是還是修善、念佛，這種人可以生到邊地，懺悔，然後能夠見到佛，以後再講。但是除了三輩九品，這些修持、這些品位之外，往生的一些因，在第二十五品又給羅列一下，這些都是在《魏譯》本裡頭所來沒有的。這個裡頭，今天我們只要講一個問題，往生正因，第一類的正因就是，「復次阿難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此經典」，此經典，什麼經典？就是咱們這《無量壽經》。現在在台灣有人一天念十二遍，我們應當向海岸那邊的同修致敬。現在說老實話，是北京的最不行，南方比北京又好一些，海外又比我們更好得多，人家是真在用功。

「聞此經典」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。「受持讀誦」，受是信受；持是接住，奉行，修持；讀誦，讀就是念，誦是背。背《無量壽經》的人很多很多，過去我們有幾個很寶貴，現在在國外能背的人很多很多。「書寫」，寫這個經；「供養」這個經，你把經擺在佛桌上，跟佛像一樣去供養。在日本《法華經》就是受尊敬的，你隨便走走去看，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石頭上刻著，就是供養這部經。如果對於這個經典你能夠受持、讀誦、書寫、供養，「晝夜相續，求生

彼剎」。所以在往生正因之中，頭一個正因單提這一條，而這種往生的時候，是「如佛色相種種莊嚴，生寶剎中，速得聞法，永不退轉。」這就是上輩的情況，而這個情況、這個正因之中單獨提出《無量壽經》，這點很值得我們大家重視。

善導大師說，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。」一切佛為什麼要出現於世？為什麼到世間來示現捨兜率、降王宮、出家修道，然後樹下成佛、轉法輪、降魔等等等等的。出現於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，這個唯字很厲害，唯獨就是要說，要說阿彌陀佛本願之海，唯一為了這個事而來的。善導大師，日本人對他是恭敬極了，咱們中國記載錯了，說他是自殺，說他念著佛跳樹，這個就是弄錯了。道宣的記載很清楚，那是問法的人，問法的一個青年人跑去，善導正在那說開示，他跑進來問善導，他說我們在臨終的時候就念著佛死能往生嗎？善導說可以。他就聽這個話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出去出了廟門，爬上柳樹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就摔下去了。是問話的人，後人記載成是善導大師爬到樹上摔下去了，這個事情就是對於善導有點抹黑。有解釋也都解釋不圓，不是他的事情，記載的錯誤。你想道宣那個時候，跟善導同時，而道宣是律宗的祖師，都是講真實的，不能有妄語的，他的記載能有錯嗎？所以我們對於善導，因為這樣就不大恭敬，而日本人恭敬極了。像蓮池大師都承認善導是彌陀的化身，蓮池說就算他不是彌陀化身，他必然也是觀音、勢至、文殊、普賢之流，同等人物，所以善導大師的話我們要重視。

如來之所以出興於世，就是說彌陀本願之海。那說彌陀本願之海的經是什麼經？不就是我們這本《無量壽經》嗎？當然它不止一本，我們一共是九本，但是九本裡頭能把彌陀願都包括進去的只有這一本。別的這個願裡頭，像《魏譯》本雖然很多，它有的重複，



實際不足，還有缺陷，國無女人、蓮花化身它都沒有。所以現在就是說我們這本經就很重要。彌陀的本願就是要說這個法，而且彌陀本願之中是什麼願？就是第十八願「十念必生」。前頭我們講了十念必生，你做得到，十念法，你就念十口氣，誰不行？但是這個是你許多的工作，許多許多的事在那，沒有時間。你是成天在那玩，你十念法，你決定往生不了。你這別的時間都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做，或者你在弘揚其他的，有許多許多工作，你十念法可以。為什麼十念法可以得到往生，就可以得到不退轉？剛才我們講了一些，這就是理一心。現在再補充一句，比較好懂一點的，也是蕩益大師的話，你念佛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。你念佛，名以召德，萬德洪名，你叫什麼名字來什麼；換言之，你念這個名字的話，阿彌陀佛的萬德都到你心裡面來了。所以就全攝佛德成自功德。如何下手？下手你就從事念開始，拿著佛珠念。剛才，蕩益大師那個高；我說，或者念一萬。一萬大家念不了，你先從一天念一串開始起，一串一百零八粒，你慢慢增加，你總要進展，是不是？只要你相續不斷，堅持，盡你最大的努力，這一點必須要清楚。我們說怎麼往生，如來悉知悉見，不能騙人，你要盡了你的最大努力，決定往生。依如來之教，如教奉行，盡你最大努力。你自己放棄，自己就在那跳迪斯科，自己在那還去吃館子，為這些事情耽誤了時間，你這個功課做得不夠，那就是不能原諒，你自己主動的把時間拋掉，沒有辦法。但你只要不按這麼做，如來悉知悉見。所以從事持達理持，達理持那一念，念念有無量無邊功德。

所以這個事情，不光是咱們這部經的一個核心，是整個佛教的一個核心，今天我們談這個話。整個的佛教，佛就是要說的這個淨土法門，彌陀本願之海，彌陀本願之海就是咱們這部經；本願之海最核心的核心，就是第十八願十念必生。念為什麼這麼殊勝？佛的

功德就成了你自己的功德。你怎麼下手？你就事念，就南無阿彌陀佛，你不管它破相不破相，理一心不理一心，什麼般若都不管，你就這麼念，老實念佛就這個意思。就老實念佛，大家都不肯老實，你就老實念就行了。所以一部佛教主要也就是這。今天我們就圓滿了，就到這，謝謝大家。